

卷一百零六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一百零六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

[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

[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黃一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瀛

黥布

吳芮

漢高祖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之龍於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陸漢

史記卷一百六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六

石勒附劉琨 祖逖

石勒字世龍初名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羗渠之胄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維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小胡亡散會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兩胡一枷勒時二十餘亦在其中既而賣與荏平人師懽為奴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

石勒



黃鏡

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
奴歸以告懼懼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懼家鄰於馬牧
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
集桃豹逖明等八騎為群盜後郭敷等又赴之號為
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驥諸死中乘死馬遠掠緡寶
以賂汲桑成都王穎敗乘輿於蕩陰通帝如鄴宮幽
州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
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於長安關東所在兵起
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
乃奏議廢穎是歲劉淵稱漢王于黎亭成都王穎故

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眾至數萬勒與
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藩拜勒為前隊督
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
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荀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
苑中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
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
稱為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以勒
為前驅屢有戰功桑進軍攻鄴以勒為前鋒都督大
敗騰將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
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荀晞等討之桑

勒與暕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于官渡為暕聲援桑勒為暕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眾將奔劉淵冀州刺史丁紹要之於赤橋又六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留督馮突莫等率眾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說留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來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留督等素無智畧懼部眾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淵淵

署留督為親漢王突首為都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留督為允賜姓石氏名之曰魯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眾四千壁于樂平淵屢招而不能致勒偽獲罪于淵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眾心之附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為主諸胡咸以聲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眾歸淵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配之淵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鋒都督劉琨遣將救壺關勒敗之

於白田遂陷壺關淵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勒并軍寇鄴滏進攻趙郡又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乃引張賓為謀主淵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門率騎二萬會祭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嚴嚴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為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

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赴嚴嶷率衆救脫王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率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瑀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為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為參軍都尉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北寇新蔡

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平太守邵肇等
率衆降於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
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衆推
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軍大潰
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勒於是引諸
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辯不欲加
之兵乃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左衛何倫聞越薨奉越
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毘於洧倉軍復
大潰執毘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
騎二萬人自成皋關合日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旣陷

按拾

勒引兵遂出轅轅屯於許昌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
城執晞署爲左司馬先是王彌納劉暉之說將先誅
勒東王青州使暉徵其將曹蕤於齊勒遊騎獲暉得
彌所與蕤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
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苟晞也彌惡之
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
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
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
心桑梓本邦同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
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

但未獲便耳今不圖之恐曹疑復至共為羽翼後雖
欲悔何所及耶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
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為然勒時與陳午相攻于蓬
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
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
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為寇王彌人傑將為我害勒因
廻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
引師攻陳午於肥澤午司馬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
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拯於塗炭
右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

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
詭請王彌讌于巳吾彌長史彌嵩諫彌勿就恐有事
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
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
州諸軍事苟晞謀叛勒勒害之初勒被讒平原與母
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
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
將未足為論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畧地而不有其
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
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

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昔赤
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
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授之質威震宇內擇有德而推
崇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
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
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護匈奴中郎
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
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
戎人而爲帝王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
選也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

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
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
何向不摧至於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
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遺琨
名馬珍寶厚賞其使謝歸以絕之是時漢遣將靳冲
寇太原圍晉陽代公倚盧遣兵救晉陽漢兵敗走勒
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
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
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
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

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
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
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
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
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
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
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
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
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
軍不應留也鄴有二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

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
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迴
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
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失地乎勒
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
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
以宥君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加中壘將
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虎率騎二千距壽春會
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
兵大發敗虎於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

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探掠無所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水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水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旣濟水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水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水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破之又因其資軍遂振豐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率衆數萬降於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宗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止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推亡固存兼

弱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榮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晉寧朔將軍督幽州軍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人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六眷屯於諸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

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衆悉以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尅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

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眾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
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為攻戰都
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
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
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眾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
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眾屯於渚
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為質而請
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建
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
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王浚用矣於是納質

遣石虎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
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建興元年石虎攻鄴三臺鄴
潰劉演奔于廩丘勒命段末杯為子署為北平公遣
還遼西末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
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段末杯任弟亡歸
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勒謂賓曰鄴魏之舊
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董以綏之誰可任也賓
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鷲敏有佐時良幹
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為魏郡
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大

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遊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三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虎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虎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

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活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心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為存亡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畧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

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飢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
相帥合以款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
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
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損捐軀命與義兵誅暴亂者
正為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
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矜如子
也亦遺浚所署監司并冀交諸軍事棗嵩書而厚賂
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
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
才備拔士馬雄威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

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已胡越欽風戎
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歛衽闕下者乎昔陳
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
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
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
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恠乎且自古胡人而為名
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
王而護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
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
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

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疑
矣子春等與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
示之北面拜浚而受浚書浚遺勒塵尾勒僞不敢執
懸之於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
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
號亦修牋於棗嵩乞并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
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
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
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
離貳於外棗嵩田矯人真暴於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

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
也又幽州誑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心浚意氣自
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
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欵誠無二浚
大悅以勒為信然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
鮮卑烏丸為其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
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
曰然為之柰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
離叛還為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
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

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戕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栢人殺王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戕於劉琨陳已過深重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援幽都於善將來今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

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執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於此非為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

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未頤棄嵩田矯等
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一亮密廣
漸蒙郝襲靳市等於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尚書劉
翰為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封王浚首
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
大飢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琨遣將
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為澹聲援勒將
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
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
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

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
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
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
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
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
獲馬鎧萬疋澹奔代郡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於勒
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於襄國置守宰
而退孔萇追姬澹于桑乾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
冀并兖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
崇孔萇等攻馬嚴馮睹久而不克勒問計於張賓對

日馮賸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
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冀遂之事不拘
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薊之寇可翹足而靜遼
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候之計是召萇等歸署
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
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為潛府長史衆素服回威德
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武懼奔於幽州溺水而死
馮賸率衆降於勒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常數千
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
眷段末杯等會於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叅軍王續齋

金寶遣末杯以間之末杯既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
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段末杯
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為單于段匹磾自幽
州攻末杯末杯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
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
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
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
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疑據有青州既叛劉聰南
冀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
勒授疑青州牧封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為大將

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死其子
粲襲爲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
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
北原羗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
劉曜自長安屯於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
軍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懷招
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
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
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
不復降就令泰與漢盟於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

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
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爲盟主遣
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
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
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
出戰勒使其長史王修獻捷于劉曜石虎率幽冀州
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
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
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淵聰二墓收劉粲已下
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于襄國勒舍人曹平樂因

使留任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修等來外表至
虔內覘大駕疆弱謀待修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
實殘弊懼脩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修于粟邑劉
茂逃歸言王修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旅贈脩太常
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
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旣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
使假手斬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叟之義故
復推崇令王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
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
豈其所節邪於是且太醫上方御府諸令作正陽門

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飢散棄其妻子
匹磾奔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
大興二年勒僞稱趙王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
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
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虎所獲送
于襄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陷山谷
巨松僵拔石虎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內
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輿出降虎送之
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鴛亞將衛麟
爲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戶復其

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
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
善於撫納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爲寇
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
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逖如
趙佗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叅軍王愉使于
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
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兗豫又安人得
休息矣祖逖牙門董寔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
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

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
豫間壘壁叛者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
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
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漚麻池迭相歐擊至
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
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
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
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叅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
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
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醲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

之數年無復釀者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爲
世子領中領軍晉鎮北將軍劉隗降於勒拜鎮南將
軍封列侯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
舉爲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威勒
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
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
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
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
已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爲存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
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

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鄴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
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
闕闞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石
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疑先是疑議欲徙海中保
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虎進兵圍廣固曹疑降
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虎將盡殺疑衆其青
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
矣虎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
壁盡陷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
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

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于新安斬之尅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先是石虎攻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虎又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榮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於勒於是盡有司寇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程遐謀之石虎自以勲效之重伏鄴爲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虎深恨遐遣左右數千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令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劉曜敗虎于高侯遂圍洛陽勒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教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威難以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侯之勢圍

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

統九衆會滎陽使石虎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遂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碣先是流澌風猛軍至水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於成臯步卒二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嚙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弥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虎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擊其前鋒大

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於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會吾朝豈逋逃之數耶而卿敢有覩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遣虎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

之朝虛渴諱言也虎剋上邽執太子熙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王璽金璽大子玉璽各一於勒虎進攻集木且羗於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於虎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氏羗十五萬落於司冀州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群臣固請勒宜即尊號勒乃僭即皇帝位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馳敕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爰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

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謀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遂等率該部眾自石城降於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於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晉荊州牧陶侃遣長史王敦聘於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

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其群臣皆頓首稱萬歲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於主相矣虎之門可設雀羅虎忿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眾而去敬旋師救樊遂戰於湓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

石虎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與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虎免冠拜勒曰與王共有天下其何所謝也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虎與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群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耶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耶有呼者誅之虎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虎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論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虎密遣其子還率騎三千遊於蝗所勒疾甚遺令

三日而葬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睦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大雅子弘字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塋號高平陵劉琨字越石中山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約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叅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

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時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飢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鞮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淵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淵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甚流人稍復鷄犬之音復相接矣人士奔并者多歸於

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置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屯以救東瀛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于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于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

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尼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尼爲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尼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遣琨牛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猗盧請并州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爲質而奉之者庶幾爲朝廷雪大耻也



所
圖
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七七

東亞圖書集成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卿欲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
乎往事代王為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舍遂行倚
盧甚重之常與叅大計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
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卽
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假節及麴允敗劉曜
斬趙冉琨表曰逆胡劉聰敢率大羊馮陵輦轂人神
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
刺史執紼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
緜總齊六軍勦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
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嶠函無虞劉之驚汧隴有安

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
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
盧尅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羯石勒以三月三日
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
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
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
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
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
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
夕謀慮以圖臣為計闕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

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
與寇為伍自守則稽聽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
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
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
諸軍並有至者臣嘗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
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
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
臚趙廉持節拜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
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
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

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勸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炎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

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後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右琨乃令長史溫嶠勸之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唾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群爲末

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
襲匹磾末波使齊群書請琨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
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
磾匹磾以群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
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耻若
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
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
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
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
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

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
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
綏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
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
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
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
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
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
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鈎能隆二伯
主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哀久矣夫

何其不憂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
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
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
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
特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謀
謀素乏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
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
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
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
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

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
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
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
不我告是殺我耳死生有命但恨讐耻不雪無以下
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
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疆當爲國討勒
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
琨贈侍中太尉諡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
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
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為虜騎所圍數重城中
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
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
之賊並棄圍而走

祖逖字士雅范陽遵人也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
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
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
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
調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
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

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
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
荒鷄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
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
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及京師大亂逖率
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
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畧是以少長咸
宗之推逖為主行達泗口元帝用為徐州刺史尋徵
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
之志賓客義從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楊士

大飢此輩多爲竊盜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伏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

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譙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飢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蓬鵠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

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
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
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剋譙宣等乃去石
虎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虎聞宣至而退宣
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
有勲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
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
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當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
于逖川益怒遣將魏顧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
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

土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
虎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虎大敗收兵掠豫
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
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
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
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
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旣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
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
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
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

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感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騎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嗚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巳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

採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醞百姓感悅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互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淵爲都督逖以淵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智遠畧且巳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置妻孥汝南大水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

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
為賊所襲乃使從子女南太斗濟率衆築壘未成而
逖病甚先是華譚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
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
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
天欲殺我此乃不祐晉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
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
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

石虎

石虎勒之從子也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
王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
度尤善彈數彈入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
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
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
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娉將軍郭榮
妹為妻虎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
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畧
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

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數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伏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鄴及勒僭位授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虎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虎深恨之私謂其子遂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

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自稱趙天王改年曰建武立其子邃為太子初趙王勒以天竺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之及虎卽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國人化之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虎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

直城君虎遷于鄴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
于鄴鍾一没于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緹牛
百頭鹿樞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輞
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
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
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官人星占及馬步射置
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
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侷禁郡國不得私學
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
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

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虎稱尊號安
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虎惡之大怒斬
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
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四年晉司空庾亮表請伐
石虎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
于田縣管而入或夜出於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
人美淑者斬首流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
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
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味也虎次子河間公宣樂安公
韜有寵於虎遂疾之如仇虎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遂

以事爲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私謂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省事率官臣文武五百餘騎宴於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虎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遂呼前與語抽劔擊之虎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遂於東宮旣而赦之引見太武

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便出虎遣使謂遂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遂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虎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虎旣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燕公斌淫酒荒穢常懸管而入咸康六年時李壽據蜀號漢虎遺壽書欲連名入寇中分江

南會挹樓國獻楛矢石砮於趙王波因請以遺漢曰
使其知我能服遠方也虎從之遣漢亡將李閔至成
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虎聞之怒黜波以
白衣領職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
言之於虎曰今隆冬盛寒而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
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
也虎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
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虎曰昴者趙之分也熒
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
者當之虎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

軍也虎旣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
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谷楛
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
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虎作橋于靈
昌津用功五百餘萬不成斬匠而罷穆帝永和元年
趙王虎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
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
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
都爲獵場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
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

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
二萬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
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爲
二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來發者又將萬人郡縣
務求美色多強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
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爲能封侯者十二人荆
楚揚徐之民流叛畧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
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達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
龍騰拉殺之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
復啓也司徒申種諫曰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

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
及政也庶人遂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
遵且二政分權勢不及禍周有子頹之蒙鄭有叔段
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
虎不從太子詹事孫玠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
方療之約素狎玠戲之曰溺中則愈玠曰目何可溺
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玠恨之以白宣宣諸子最
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玠有寵于宣頗預朝
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晉以庾翼鎮武
昌石虎徵兵入寇翼遣梁州刺史桓宣伐石虎與虎

將戰丹水敗績穆帝永和元年翼卒以桓温代之是
年虎以姚弋仲爲冠軍大將軍虎子義陽公鑿時鎮
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季松勸鑿文武有
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官人長史取髮白之虎大
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鑿
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十
十六萬人城長安虎總十州之地聚斂財物不可勝
紀猶以爲不足悉發前陵墓取其金寶沙門胡進言
于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晉人以厭其氣虎
遂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一萬乘運土築華林苑

及長墻於鄴北然燭夜作暴風天雨死者數萬人郡
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調之以駕芝
盖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華盖建天
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
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
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旣馳逐無
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
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
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
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

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飢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為御有亂其間者以冑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子遺虎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於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抱罕護軍李逵率眾七千降于虎自河已南氐羗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元殿梁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

甚謂所幸楊杯年成日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茂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雪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為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讌其寮屬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今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

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牟
皮牟成趙生等緣狝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
且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
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墻之內慮生非常不可
以出虎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
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
將軍記室叅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之
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毋哀過危憒宣
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
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

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
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
而杯與二人出求不待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
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墻獲兔虎馳使收
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等尋皆遁去執趙生而
詰之生具首服虎悲怒彌甚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
其領而鑱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
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
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
使韜所親宦者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

以繩貫其額鹿盧絞上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虎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取之而戮兒猶挽虎衣而大叫虎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虎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

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虎得而嬖之生子世至是豺以虎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兇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五已老矣於是與張舉定議立世為太子劉氏為后虎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徽謂之曰煩卿

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宣明之署攸太傅
為少傅虎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丞
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
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
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
湏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畧縱飲劉氏
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
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明堂受
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
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

于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曰何
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
言乞為太子虎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
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
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憊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
虎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俄而虎
死虎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大和六年凡在位十五
歲於是世即偽位尊劉氏為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
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

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於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石遵聞虎死屯於河南姚弋仲符洪石閔及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於李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於殿下矣但以末年昏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遵次於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拒之者舊羯

士皆曰天子而也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於斬之不能土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與今皇嗣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匡濟也加尊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於大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日以遵嗣位封世

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
太子石冲時鎮于薊聞遵弒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
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
嚴孤將親討之師衆五萬自劄討遵傳檄燕趙所在
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
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以復相殘乎吾將
歸矣其將陳暹造曰彭城篡弒自尊為罪大矣吾王
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
從也遵馳遣王擢以書諭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黃鉞
全鉅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於
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初遵之發李城也謂
石閔曰弩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子衍閔甚失
望自以勲高一特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為
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無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
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
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
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
兵權閔益有恨色準勸誅之遵召石鑒等入議于其
太后鄭氏之前皆謂誅之鄭氏曰李城廻師無棘奴
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

馳以告閔閔密謀廢遵使將軍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誅鄭氏及其太子衍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僭位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錄尚書事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鑒遣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欲誅閔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石閔反已在東掖門

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不尅屯於鳳陽門閔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友卿宜速討之閔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師衆數千守鑒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救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也班

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石琨奔據冀州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帥衆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

遂歸于冀州閔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鑿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沉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閔馳還廢鑿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十日虎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虎十三子五人爲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閔以晉永和六年自立復姓冉氏國號魏八年慕容雋遣慕容恪攻鄴擒閔斬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所
圖
書

